

王元化主編

學術集林

卷三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王元化主編

學術集林

卷 三

XUESHUJILIN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(滬)新登字 114 號

責任編輯 吳國香

封面設計 王震坤

學術集林

卷 三

(繁體字本)

王元化 主編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(上海冠生園路 393 號 郵政編碼: 200233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長陽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0.75 插頁 1 字數 230,000

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3,000

ISBN 7-80613-051-9/I·178 定價: 16.00 元

編委 (按姓氏筆畫爲序)

王元化	任繼愈	朱維錚	余英時
李慎之	李學勤	杜維明	汪榮祖
林毓生	周一良	周策縱	胡道靜
胡厚宣	施鰲存	馬悅然	許倬雲
張 灝	馮 契	湯一介	裘錫圭
潘重規	劉述先	興膳宏	錢仲聯
蕭蓬父	饒宗頤	羅多弼	龐 樸

主編 王元化

學術聯繫人

邵東方 陳 寧 費樂仁 樊克政

究既以謀士而得士譽人始有之則能知法乎方以
 而具其能力足以達之者居焉上乘也選者成而不終
 驗者皆不外一石如一石如一石處得獲與遠跡而實難
 免辭去引致一文通病凡應考人皆宜須考於所
 指實一而終不令其偏故考時所就而指實之尤主選例
 如史子按中史通之史通史記中史記同論則
 驚人按史記史記同書易按驗似難記按牛降告為文計
 墨原記周太室則而場中一場至而時以其一場則法也諸
 點以說其希識之至如之云云
 單志以為治如令到批一潘考通志書望
 聖者特以周計史之而後而商三則考指一者凡
 而居者主以功承
 通志小宗
 期 所 以 主
 廿八

目 錄

卷首：梁啓超遺札手迹	
致王國維札·····	梁啓超(1)
附：劉寅生、房鑫亮注	
上古之開化·····	蒙文通(7)
附：蒙默整理後記	
大戴禮記考論三篇·····	任銘善(12)
附：蔣禮鴻《記任銘善》	
積微居文集別錄·····	張舜徽(31)
附：張君和後記	
《古文觀止》評講錄·····	呂思勉(35)
黃永年筆記并序	
沈曾植未刊遺文(續)·····	沈曾植(102)
附：錢仲聯注	
關於文化思想問題講談錄·····	林毓生(124)
江西新淦商代遺物有關地理考證·····	饒宗頤(137)
毒蠱初探·····	詹鄞鑫(147)
釋“變文”的底蘊·····	梅維恒(173)
《揮麈錄》證誤·····	徐 規(197)
元廷所傳西藏秘法考叙·····	王 堯(239)
崔述的古史考辨與周公攝政稱王問題·····	邵東方(257)

自述.....	王蘧常(285)
評《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》.....	徐文堪(307)
評《上海圖書館西文珍本書目》.....	龔方震(314)
關於近年的反思答問.....	王元化(320)
《學術集林》卷三編後記.....	王元化(332)

致王國維札*

梁啟超

十餘年前，在搜集、研究中國近現代學術文獻時見到若干著名學者的書札，遂作整理，今擇梁啟超致王國維札四通發表。其中三通為磋商招收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研究生事宜。一九二五年春，清華學校成立研究院，欲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，延聘國內一流學者王國維、梁啟超、趙元任、陳寅恪為教授，李濟為講師，陸維釗、梁廷燦、章明煌為助教，由吳宓任主任，負責行政工作。當年七月在北京、上海、武昌、廣州等地同時招生。當時，中國學術界正值新舊嬗遞，舊學日漸沉淪，因此，主考者對如何使考題程度適中頗感棘手。在與王國維函商後，梁啟超提出了嚴密而科學的考試方法：考題兼顧廣博與專深，重理解力而不偏廢記憶力；初試復試結合，筆試口試并舉，既有開卷又有閉卷。為瞭解研究能力，考生還須遞交“舊作”，即已有的學術成果。所有這些措施，都是為了達到搜羅優秀人才之目的，儘量避免“幸中”與“遺珠”。

*劉寅生 房鑫亮注

由于四導師名聲顯赫，欲列門牆者甚衆，請托者不乏其人，爲免作弊，還採用了科舉制的“糊名法”，做到錄取與否全憑分數。被錄取者的名單，即使院中教授亦僅在張榜前一日知道（王國維致馬衡札，《王國維全集·書信》第四一七頁）。這樣，爲考生提供了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，爲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。清華研究院第一屆研究生中不少人後來成爲各學科的大師，不能不說與經過嚴格篩選有關。另一通爲推舉學校教務長事宜。清華自設立評議會後，教授意見舉足輕重，凡校務大事，均須經其議決，梅貽琦由該會薦爲教務長，可見一斑。據云後來校長曹雲祥之去職，即與不尊重該會意見有關。

—

一九二五年四月廿一日*

靜安先生史席：

聞先生曾一至天津，正擬奉謁，則已歸京，悵甚。得吳君^①書，知先生不日移居校中，至慰。

考試命題事，校中所擬辦法至妥。弟因家中有人遠行，此一句內頗煩擾，不能用心于問學，欲乞先生將已擬定之各考題先鈔示一二，俾得在同一程度之下擬題奉商，想承見許。又專門科學之題，每門約擬出若干，并乞見示。此項之題太普通固不足以規續學，太專門又似故爲責難，此間頗費斟酌，想先生有以處之矣。

四月半後當來校就教一切，先此奉商，希賜裁答。

敬請
道安不一不一

期啓超頓首 廿九日

今年投考新生欲將其所呈驗舊作為細閱，給以分數，以與將來試卷合算。意欲令各助教先一評定，而由公核其當否，尊意謂何如？

啓超又頓首

* 據《王國維全集·書信》（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三月版，以下簡稱《書信》）第四一三頁王國維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致蔣汝藻札：“弟定于廿五日移居清華園”；三月初五（公曆三月廿八日）致長子潛明札：“已于清華校內租定房屋二所……擬此月中旬即行遷移”（原件），趙萬裏《王靜安先生年譜》云，王氏于陰曆三月遷居清華，而此札謂：“知先生不日移居校中”，時間當與王氏遷居日期相近，故繫于四月。

① 吳君，吳宓（一八九四——一九七八），字雨僧、雨生，陝西涇陽人。時任清華學校西文系教授，負責籌備國學研究院，後任研究院第一任主任。

二

一九二六年*

示敬悉。梅、^①孟^②兩君超皆素識。梅君在本校（治數學）最久，人極忠厚；孟君去歲新來，夙治教育學，莼生^③（著《心史叢刊》者）之侄也，國學亦有相當根柢。二君中任以一人為教務長，當皆能贊助本院事業，惟以治事才論，或孟君更長耳。超畏勞頓，擬不出席，若能派代表，即擬舉孟君，公謂何如？

此復
觀堂先生

啓超頓首 即刻

* 一九二六年四月清華學校教授評議會推舉梅貽琦爲教務長，此札議教務長人選，當在稍前，故繫于一九二六年。

① 梅，梅貽琦（一八八九——一九六二），字月涵，天津人。一九二六年清華學校教務長，後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。教育家。

② 孟，疑爲孟憲承（一八九四——一九六七），江蘇武進人。一九二五年九月始執教于清華學校。教育家。

③ 蕓生，孟森（一八六八——一九三七），字蕓孫、蕓生，號心史，江蘇武進人。史學家。

三

一九二五年四月廿九日*

觀堂先生有道：

奉示敬悉。所擬二十題具見苦心，超亦敬本我公之旨擬若干題，別紙呈教：但兩旬以來再四籌思，終覺命題難于盡善。年來各校國學榛蕪，吾輩所認爲淺近之題，恐應考者已泰半望洋而嘆。此且不論，尤懼者天才至美而于考題所發問者偶缺注意則交臂失之，深爲可惜。鄙意研究院之設，在網羅善學之人，質言之則能知治學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運之者最爲上乘。今在浩如煙海之群籍中出題考試，則所能校驗者終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記憶，幸獲與遺珠兩皆難免。鄙意欲采一變通辦法，凡應考人得有准考證者，即每科指定一兩種書令其細讀，考時即就所指定之書出題。例如史學指定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義》（或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左傳》皆可），考時即在書中多發問難，則其人讀書能否得間最易檢驗，似較汎濫無歸者爲有效。若慮範圍太窄，則兩場中一場采用此法，其一場仍泛出諸題以覘其常識，亦未始不可，不審尊意以爲何如？

今別擬一准考通告書呈覽。若謂可用，請更與兩僧一商，

并列舉指定之書見示最幸。

手此，敬承

道安不盡

期啓超頓首 七日

* 據一九二五年四月廿一日梁氏致王札，知此札乃王氏應請求擬試題寄梁氏後，梁氏的覆札，故繫四月。

四

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*

静安先生：

諸生成績交到此間者已大略翻閱，內中頗有可觀者。如高亨^①、趙邦彥^②、孔德^③、王庸^④皆甚好（方壯猷^⑤稿未成。規模太大，頗駁雜，用力亦勤），乃至汪吟龍^⑥亦頗有見地，不失學者矩矱，實出意外也。弟擬略為批點，俾諸生有所感發，苦新病後不能多用力耳，最好先生興之所至亦隨時批示一二。弟頃入京續診餘病，星期二方能返校，各卷先呈先生察閱。

啓超頓首 三十日

* 據《書信》第四一六頁王國維致羅振玉札，清華國學研究院考生的試卷五月廿七夕（七月十七日）尚有未交到者；又第四一七頁致唐蘭、致馬衡札，錄取名單最晚定于七月三十一日，則此札可略晚于七月十七日，不應晚于三十一日甚明，故繫于七月。

① 高亨（一九〇〇——一九八六），初名晉生，吉林雙陽人。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研究生。史學家。

② 趙邦彥，浙江諸暨人。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研究生。

③ 孔德，浙江平陽人。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研究生。

④ 王庸（一九〇〇——一九五六），字以中，江蘇無錫人。清華國學研

究院第一屆研究生。地理學家。

⑤ 方壯猷(一九〇二——一九七〇),原名彰修,字欣安(庵)、新安、心安,湖南湘潭人。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研究生。曆史學家。

⑥ 汪吟龍(?——?),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研究生。

上古之開化

蒙文通遺稿

漢族居于亞東，年代已遠，初時領域，史籍罕言。考索推尋，亦可略知其概。殆偏在中國今日版圖之東北部。唐虞之際，十有二州，營、幽、并三州，并在東北。至夏定爲九州，而東北遂以廢棄。《禹貢》九州，至周之《職方》亦九州，然考其山鎮川澤、每州疆界，又以次自東北而移向西南。是先民游牧漁畋之區本在東北，或歷世縱逐，乃漸移于西南。《虞書》“肇十有二州”。馬融、鄭玄并說有幽、并、營，及《禹貢》之九州，爲十二州。是東北疆土本甚廓廣。至以夏、周九州相比，則《禹貢》揚州北距淮，至周則淮入于青；揚雖逾江，而不及淮。《禹貢》岱山、大野在徐，至周以徐合青，而岱山、大野入于兗；青北不及岱，而南則逾淮。《禹貢》、《爾雅》自河東至濟爲兗州，而濟東至海爲徐，周則兗州跨濟而南有岱，東南又侵《禹貢》青州地而有濰。古之幽州在燕北，至周以青北爲幽；其川河濟，其浸菑、時，皆《禹貢》青州地，并侵兗州東北濱海之地，而燕北爲甌脫。《禹貢》荊州之地，在大別以西、漢水之東者，至周皆入于豫。《爾雅》曰：“漢南曰荊州”，則漢東不屬於荊，似豫州南侵而將

及于江。《爾雅》：“兩河間曰冀州”。《穀梁傳》桓五年：“鄭，同姓之國也，在乎冀州。”知冀亦南侵豫州之北，而跨有河南。以上皆九州疆域由夏至周以次南移之事也。《禹貢》豫州東有孟諸，至周而孟諸入于青，則徐至西侵豫州地。《爾雅》：“秦有楊陁”，至周而楊紆爲冀州澤，則冀已西侵雍州。《職方》豫州：“其山鎮曰華山”，則已西侵雍州之華山。孫詒讓復說：豫州西侵梁州漢北之地。《禹貢》荊州大別以東、江南之地，至周遂入于揚。《禹貢》梁州嶓冢以東、漢南之地，至周遂入于荆。《職方》雍州又西南侵《禹貢》梁州嶓冢以西之地。殆至是而梁州遂廢。《呂氏春秋》爲秦時書，秦已并巴蜀，而《呂氏》九州無梁州；此與周實有庸、蜀、羌、髳八國而《職方》無梁州同。正以梁并于雍耳。以上皆九州疆域由夏至周以次西移之事也。《職方》雖有幽州，其幽州固即青、兗二州地，非復古燕北之幽州。《爾雅》雖有營州，其營州固即青州地，非復古越海之營州。是以周之九州較夏之九州，已自東北而移于西南。以十二州較夏之九州，其初更益在東北。則漢族較早之根據地，不難推而知也。

再以九府、六水之說考之，則自泰山而北至伊憊，南至會稽，西至華岳，沿海溯河所至，實漢族之故居。《爾雅》、《淮南》皆有九府之說：以泰山爲中，醫無閭爲東，會稽爲東南，梁山爲南，華山爲西南，霍山爲西，昆侖爲西北，幽都爲北，斥山爲東北。是自泰山沿海而北則至伊憊，沿海而南則至會稽，溯河而西則至霍山、華山、梁山。其沿海濱溯河流而發展之情形，可以想見。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又有六水之說：有河水、遼水、江水、淮水、黑水、赤水。惟東北至伊憊，故知有遼有河；東南至

會稽，故知有淮有江；西至華山、梁山，故說赤水、黑水。乃水不知有漢，山不知有衡。諒長江上游非先民之所至，白山黑水實漢族之故居，又可知也。

昆侖、黑水，本為古代神話。漢武帝名河所出山曰昆侖。馬記謂張騫使大夏，烏覩所謂昆侖，知昆侖固不可考，漢武姑名之耳。《天問》：“昆侖縣圃，其居安在，增城九重，其高幾里。”《淮南·地形訓》：“昆侖中有增城九重，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，傍有四百四十門。昆侖之邱，或上倍之，是謂涼風之山；或上倍之，是謂縣圃；或上倍之，是謂太帝之居。”應劭言：“昆侖玄圃，五層十二樓，仙人之所常居。”則昆侖亦藐姑射山之類，特寓言耳。至《禹貢》所記黑水凡三：“黑水、西河為雍州”，“華陽黑水惟梁州”，“導黑水至于三危，入于南海”。三危之水，更無由得至南海。《海內經》：“流沙之東，黑水之間，有山名不死之山。”《淮南》：“食黑水之藻，可以千歲。”此黑水亦神話也。赤水尤不經見，正亦昆侖、黑水之類。

至以九府、六水比五岳、四瀆之說，則益見漢族後乃移于西南。《爾雅》說五岳則泰山為東，華山為西，霍山為南，恒山為北，嵩高為中。嵩高為中，泰山不為中而為東，則東土日蹙。霍山為南，則南土日闕。《殷本紀》言：“東為江，北為濟，西為河，南為淮，四瀆已修。”比之六水而不見遼，是亦東蹙之證。《爾雅》又言：“河南岸，河西岳，河東岱，河北恒，江南衡。”此五山之方域，則嵩不為中而華為中，西日闕而及岳，南日闕而及衡。《郊祀志》言：“三代之居，皆河、洛之間，故嵩高為中岳，而四岳各如其方。”則泰山為中者，上世都穹桑之事也。嵩高為中者，都三河之事也。華山為中者，周人宅酆鄩之事也。以十二州之說視九州，以九府之說視五岳，以六水之說視四瀆，則漢族顯為自東北而西南，安有自西北而徙東南之迹。是我先民游處之域，早期殆為一三角形，固足明也。

古之建帝都、封大國，皆自東而日漸西。即漢族以外之民族，亦莫不

然。《帝王世紀》言：黃帝自穹桑登帝位，後徙魯曲阜。少昊邑于穹桑登帝位，都于曲阜，于周爲魯。穹桑在魯北，顓頊始都穹桑，後徙帝邱，于周爲衛。則上世王者多作都于魯。顓頊徙帝邱，葬濮陽。《水經注》言帝嚳都亳，殷在鄴，葬濮陽。帝都自是乃自魯而徙于衛。及堯居平陽，舜居蒲坂，禹居晉陽，帝都乃自是自衛而徙于晉。《貨殖列傳》言：“唐人都河東，殷人都河內，周人都河南。”則自是而三河爲帝京。文、武宅鄴鄙，而三輔又爲帝京。此漢族之發展，爲自東而西之明驗也。方帝都在魯，則封顓頊于高陽，在開封；封帝嚳于高辛，在歸德；後并爲天子。方帝都在衛，則封堯于唐，虞幕封虞。方帝都在晉，契、稷三公，自爲大國，而舜又益其土地，契封于商，後稷封邰，乃自晉而入于秦。漢族之日益西進，必以大國先之，事又可見。黃帝北逐葷粥，合符釜山，知葷粥固處中國之北。至周太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孟子曰：“太王事獯粥”，于時葷粥已徙而西也。《周書·王會》以大夏、月氏、莎車皆在北方，入漢則并徙而西。是他族亦自東北而漸徙于西也。

漢族在上世既沿海以北至伊憐，南至會稽，溯河以西至梁山、華山，是沿海岸綫與河流而發展。中國上古文化之產生，當即資于此種地利。鄭康成注《尚書》“十有二州”：“越海分齊爲營州。冀京南北太遠，分衡以北爲并州。燕以北爲幽州。”營州既于古不會于燕而合于齊，則營、青間之有海道交通，其事已著。在當時不僅有沿海岸之交通，且有越海之交通也。古代渤海當視今爲小，故我先民已能渡之。《溝洫志》王瓚言：“往者天嘗連雨，東北風，海水溢西南出，浸數百里。九河之地爲海所漸。”則渤海西南，至漢而始以益闊。《水經注》張折言：“碣石在海中，蓋淪于海水也。昔燕齊遼曠，分置營州，今城屆海濱，海水北侵，城垂淪者半。”則渤海東北至六朝而又以益闊。遼河、大凌河昔會今分，亦渤海後來益闊之證。則上古渤海之小，顯然可知。《南山經》郭璞注：“渤海，海岸曲崎頭也。”此惟成山角、威海衛及旅順足以當之。《說文》：“郭，海地。一